



霧海槍

柯藍著 少年兒

霧海槍聲

柯羅 藍著
興 畫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寫守衛在祖國海島上的人民海軍戰士，英勇地保衛着祖國國防，機智地破獲了潛來海島的特務。通過這故事，寫出了人民海軍熱愛祖國，熱愛人民的優秀品質，也寫出了人民海軍與人民之間的血肉關係。

霧 海 槍 聲

柯 藍 著

羅 興 繪圖 馬如瑾裝幀

*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3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壹肆號

上海春明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号：文 0010 (高)

開本 787×1092 經 1/28 印張 2 5/7 字數 39000

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九次印刷

印數 165221—265220

定價(4) 0.23元

目錄

一 可疑的人·····	二
二 走到半路·····	八
三 他逃跑了·····	一九
四 可疑的小船·····	二六
五 柳班長的心事·····	三五
六 把網張在魚路上·····	四三
七 不是網破就是魚死·····	五三
八 霧海槍聲·····	五九

一九五三年的下半年，我到過我們祖國南邊幾個邊錢海島。

我在那裏，看見了我們祖國廣大的海岸和美麗的島嶼。

我也看見了守衛我們祖國海洋大門的英雄——人民海軍。

回來以後，在一個國慶節的聯歡晚會上，我認識了許多戴「紅領巾」的新朋友，他（她）們都要求我講一講海上的故事。他（她）們說：「你到過海上呀！……」

我想了一想。我應該滿足新朋友們的要求。

我記起我在海島上，和英雄的人民海軍在一起的時候，他們也對我說過，你回到祖國大陸，也對後方的人民、大陸上的青年和孩子們，說一點我們的情形吧！我們是在遙遠的海外，執行着他們交給我們的任務呀……

想了一想，我就說了。

下面是我那天晚上說的。

一 可疑的人

天還沒有亮的時候，海洋上一片灰白。

慢慢就可以清楚地看見一縷縷的白霧圍過來了。

多奇妙的景緻呵！白霧像開水鍋上的熱氣，從四面八方昇了起來。碰到身上手的時候，又冷又濕……

霧越來越濃，密密層層像一堆雪白的棉花，弄得什麼也看不見了。連最高的南門島，這個時候也只看見它的山頂，高低不平的黑綫，在白霧的後面露了出來。

南門島上駐紮了我們人民海軍的一個連隊，他們在這裏守衛着祖國的大門，防止海上的敵人和特務跑來破壞。

在天晴的日子，站在島上看着這些海霧，只一會兒工夫，它們就會很快地消散，當白色的晨霧一轉眼不見了，好像被海吸去了的時候，海軍戰士們就站在很高的崖石上，看着那紅紅的太陽，和那在海上跳動的金光，就忍不住要跳着喊着。空氣多新鮮呵，這海上的早晨，空氣變得又涼又香……這世界馬上顯

得又寬又大，這一眼看不到邊的海，和沒有一絲雲彩的天空，這白霧消散以後的天和海，又是多麼漂亮和可愛呵！

只是今天的情形不同了。

乳白色的濃霧，還沒有消散的意思，越來越濃的膠結在一起。在慢慢地游動着。

海也看不見了，太陽也出不來了，一切變得十分冷落和沒有生氣。白霧遮住了一切。

四周靜悄悄地，都好像還沒有醒過來似的。只有山頂上的哨兵，揹着槍在來回地走着。

南門島最偏僻的北灣，這個時候更顯得有些荒涼，白色的濃霧緊貼着地面在移動着，山坡上的大石塊和山路上的小石子，都濕淋淋地發亮，好像塗上了一層油。

這個北灣地方沒有漁民，就是大白天也很少有人走過。

忽然，石頭路上傳來了腳步聲，還有人說話的聲音。

慢慢地，白色的濃霧裏，現出了兩個黑影。

過來了兩個人民海軍流動哨兵。他們都揹着槍。



其中一個海軍，又高又瘦，走在最前面，他的左邊眉毛梢上，有一道長長的刺刀疤，誰看過一面就忘不了。現在他眯細着眼睛，在東張西望地搜尋什麼。他是五班班長柳三星。

走在後面的那一個海軍，又矮又粗，名叫王忠國，顯得十分年輕壯健，他走在後面毫不在乎地東張西望，好像他是出來遊山玩水的，不是來放哨的。一邊走還一邊嘀咕說：

「柳班長！」王忠國很不在乎地甩着手，用手在空中抓了一下說：「今早這場霧，要是再收不起，等會那就有我們好看的啦！……」看見班長沒做聲，他又補了一句：「等會下起雨來，淋得像落湯鷄不說，怕連爬都爬不回去咧！……」

王忠國的話剛結尾，柳班長像聽見了什麼，連忙返過身對着他搖了一下手，王忠國臉上的笑容馬上消失了。

突然柳班長大喊一聲：

「口令——！」

在路旁的大石頭後面，白色的濃霧裏，有一個人影一閃。

柳班長緊接着喊：

「站出來！不出來開槍啦！……」

好像濃濃的白霧也害怕開槍似的，慢慢朝兩邊散開了。那個黑色的人影也慢慢地走了過來。

過來了一個人，頭上戴着一頂舊得發黑的草帽，還穿着一身黑衣服，這樣把他的臉也映得黑灰黑灰的。發黑的草帽下面，有一雙大得可怕的眼睛。

他走一步就好像是在想一個什麼主意，顯出很鎮靜的樣子。用很短促的聲音說：

「我……我是老百姓……」

王忠國看見走過來的是這樣一位可疑的老百姓，爲了保護柳班長，一個箭步搶到柳班長前面，吼了一聲：

「舉起手！幹什麼的？」王忠國想好好盤查他一下。

從前面過來的那個人，越走過來臉色越可怕，下巴上長着又黑又密的鬍鬚，還有個可怕的鷹鉤鼻子，和一張大得嚇人的嘴。他好像還沒有聽見王忠國對他發出的命令，他的手也沒有舉起來。

王忠國第二次端起槍喊：

「舉起手！」

突然，這個老百姓模樣的人，猛地朝前撲了過來，一脚踢在王忠國的腿上，兩手一把抓著王忠國的槍，用力一抽，因為用力過猛，連他自己頭上的草帽都滾到山坡下去了。

王忠國沒有準備，他沒有想到這個意外的事情，那個人一脚踢來，一下就把他打倒在地上了。可他知道這個人是要來搶他的槍的，武器是一個戰士的生命，無論如何也不能給人搶去，他兩手死死地抓著槍，被那個人用力一抽，便連人帶槍直撲了過去。

柳班長先一下看傻了眼。馬上他就明白了，牙齒一咬，掏起盒子槍，順手打了一槍過去。像打雷一樣地喊：

「不准動！再動要你的命！……」

柳班長打的這一槍，正好從那人的頭頸旁邊擦過去，那人像觸了電似的，馬上放鬆了抓著王忠國長槍的手，朝自己左邊頸子上摸了一下。

特務的頭頸上給子彈擦傷了，他摸了一手的血，這才嚇得他低下頭，垂直了手，眼睛望著地上一聲不響。柳班長用槍點了點，他說：

「給我放乖點走！再這樣，小心子彈不認人！……」

柳班長和王忠國用兩枝槍押著這個特務往回走。

他們要翻過兩個山頭，才能回到連部。路還很遠，他們真要小心……特別今天天氣不對！……小心特務逃跑呵……

二 走到半路

柳班長和王忠國押着這個敵人派來的軍事特務，在海灘亂石頭路上，急急忙忙地走着。誰也沒有做聲。

敵人特務走起來，一陣快，一陣慢，他的嘴唇閉得緊緊的，看他那樣子他是不死心的。他一會看看前面，一會看看後面。一看就知道他肚皮裏在打着鬼主意，他還想逃跑。

王忠國看見特務這個樣子，氣得鼓鼓的，被人抓了還這麼不老實，他恨不得用槍托把特務狠狠地搗他幾下，他動了動長槍，對柳班長瞪了瞪眼，意思是問他：可不可以動手打？柳班長二十八歲，是個參加革命五六年的老戰士，他比王忠國沉着，連忙給王忠國使了一個眼色，叫他不要亂動，他的意思是：抓到手的東西，就是長了翅膀，也跑不了的，你害怕什麼！

走完沙灘，準備上山的時候，忽然柳班長想起了什麼，對特務喊了聲：



「停一停！……」
敵人特務站住了。

「把手舉起來！……」柳班
長不放心地喊。

敵人特務很順從地把手舉起
來了。

柳班長對王忠國擺了一下
頭，說：

「你過去搜搜看，看他身上
有什麼？……」

敵人特務臉上顯出一種吃驚
的，但又很後悔的神情，眼光輕
輕地掃了一下自己的口袋。

王忠國從敵人特務胸前，搜
出了一個麻錢（有眼的銅錢），
上面吊了一根紅綫。又從他的口

袋裏搜出了兩個糗子。

敵人特務震驚了一下，連忙說了句：

「這是我帶的乾糧！還給我！……」

「乾糧也拿過來！不給你！……」柳班長下着命令。

王忠國把麻錢和糗子交給了柳班長。再沒有搜出旁的東西，只是忽然發現他的衣角上印着「U·S·A·」幾個字，一看就知道他是台灣蔣美匪幫派來的特務。他們三個人就開始朝山上走去。

山高得看不見頂，三個人吃力地爬着。

爬山的時候，誰也沒有注意，下起雨來了。

白霧成了一片白雨。

雨也像霧一樣，成了一道道的水簾子，密密層層地掛了起來。

這個時候，看不見山，看不見海，看不見路。周圍就只看見雨水。

雨水從頭上澆到腳後跟，全身遍體都淋濕了。

柳班長和王忠國他們穿的水兵衣服，也淋得不像個樣子了。平日很漂亮的那塊藍藍的肩布，這回濕漬漬的壓在肩上。平日帽子後面那兩根飄帶像蝴蝶似的，被風吹得東飛西舞，這會被雨水淋得成了兩根濕漬漬的繩子。

衣服都濕透透的貼在肉上了，很不整齊了。

就這樣王忠國還是打起精神，挺起胸脯。眉毛梢直往眼睛裏吊雨水，他的兩隻眼睛還是睜得大大的，亮晶晶的。他心裏在想：「叫你這個特務看看，我們人民海軍的戰士是什麼樣子……」他的槍口就一動也不動地對準着特務的背心。

柳班長咧，這會他什麼也不注意，他就只注意他手裏那枝槍。他把槍口朝下，還用手指捂着槍口，怕弄進了雨水槍會出毛病。他還小心地把槍夾在脅下，怕爬山的時候，有泥土弄到槍裏去……他想要是在緊急的時候槍打不響了，那還得了嗎？……

柳班長小心又小心地怕弄壞了他手裏的槍，又怕他押的這個特務忽然一下逃跑了。他知道這個特務隨時隨地都在打主意要溜跑，他便故意大聲說：

「趁着下雨跑吧！看你的腿快，還是我的子彈快？……」

白雨不停地下着，柳班長也就這樣不停地唸着。

爬過一座山頭，從山上下來的時候，柳班長和王忠國都感到十分疲乏了。

這條從山上下來的路，他們每天巡邏放哨不知道走過了多少遍？他們清清楚楚記得這條路是最好走的了，下坡路人順勢，走起來一點也不費力，只要往

下面邁步子就是，特別這條路還是修過的，鋪得有石子，走起來比坐飛機還快。只是今天這場雨一下，從山上爬到山頂就叫人上氣不接下氣，累得成了架風箱似的。現在從山頂上再往山下走，腿就發軟得不行了，是他們太緊張了呢，還是山變高了呢？真不懂！……

王忠國忽然覺得肚子一陣發疼，他在柳班長耳朵邊，悄悄地說了一句：

「我們還沒有吃早飯，班裏怕早開過飯了……」

柳班長被他這一提，自己的肚子也忽然變得不是個滋味，他們是從下半夜輪班放哨，一直挨到現在，沒吃一口東西，肚子早成了一面空皮鼓。人餓得直發軟。可是押着一個特務不能想這個，他順口說了句：

「走到山溝裏，歇歇吧！……」說這話的時候，他那兩條腿就不由人地直打顫。

王忠國咬了咬牙，他望了望山溝底，那山溝底還有多高呵，溝底的大柳樹，現在看來像根樹芽子……他忍不住生氣地用槍托推了一下特務，大聲地對他喊：

「走！跟我好好走……」

他們正要忍着一切困難，往山下走的時候，一陣猛烈的風雨包圍過來了。

雨點像小石子一般地打來。打在人身上發痛，打在石頭上濺起了很大的水泡。

山頂上的風吹得大家都彎下身子。要回過頭去用手捂着嘴才能換氣。

大家用盡全身氣力，弓着腿一步一步地迎着風雨走着。就這樣，柳班長還要小心翼翼地護着他的槍……

突然，一陣風雨過來，聽見了一陣細尖細尖的叫喊聲。

敵人特務忽然站住了。偏着頭在細聽。

王忠國還不知道出了什麼事，在一旁大喊：

「走！」

山下傳來了一聲清晰的女人的尖叫：

「哎呀……救命啦……」

敵人特務完全站着不走了。他像在聽又像在想。

王忠國和柳班長吃驚地跳了起來，只是再一聽，聲音又沒有了，四周是一片風雨、海浪的轟響聲……柳班長馬上吩咐：

「王忠國！我在這裏！你去看看！……」

王忠國這會全身像洗了一個熱水澡，滿身的疲倦都給這意外的聲音沖跑